

# 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 
yzhy83@163.com



民间手艺人徐雪葵 自学铁画多佳品  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记者/刘震 摄

株洲非遗

## 徐雪葵：自学成才，填补株洲铁画技艺空白

赖杰琦

铁画,又称“芜湖铁画”,它诞生于安徽芜湖,始创于清朝康熙年间,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,其纹理感、立体感强,造型刚劲有力,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品。在株洲,民间手艺人徐雪葵通过自学,掌握了铁画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精髓,其技艺在今年入选株洲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### 创作

主动摸索自学成才

睁眼醒过来时,窗外还是黑漆漆的一片。徐雪葵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,看了一眼时间,才五点半。他悄然起床,套上那身藏蓝色的工作服,洗漱完毕后,轻轻推开门闪身出去,旋即又轻轻掩上。妻子没有多问,多年下来,丈夫的脾性她早已摸清,能让他这么早起床的只有一件事——忙他的铁画。

对艺术的喜欢是会刻在一个人骨子里的。从小徐雪葵就爱画画,不论是画山水还是人物花草,总能栩栩如生。小孩子往往没什么定力,但他画起画来却可以一坐就是大半天,为此,学校的美术老师没少夸他“是个搞艺术的料”。多年下来,中国画、素描、油画……各种绘画类型,他都有涉猎,不论寒暑,从无间断。

高中毕业后,徐雪葵招工进了株洲钢厂,成为一名钳工。日复一日对着各种金属材料敲敲打打,这原本是枯燥无味的事情,但在“叮叮当当”的敲打声中,他发现金属材料经过工具的挤压会产生凹凸感。良好的美术功底,让他对美的感触更细腻,看着这些压痕,他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:“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痕迹来画画呢?”

### 溯源

芜湖之行大开眼界

自从第一件作品完成后,厂里的同事们都对徐雪葵的手艺大加赞赏,但他自己却并不满足,总想着能把技艺再提上一个台阶。为此,他虚心向厂里和艺术界的老师学习绘画技艺,并多次参加全厂举办的职工美术、书法展,不断巩固自己的基本功。但对于自己所钟爱的这件事究竟叫什么,他仍然知之甚少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一个偶然的机会,徐雪葵在电视里看到一档节目在介绍芜湖铁画技艺,他顿时眼前一亮:“这不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吗?原来它的名字叫铁画,根源在芜湖。”一心想要追根溯源,寻找正宗铁画的徐雪葵决定去芜湖看一看,向那些真正的大师们学习技艺。经过向厂领导一番软磨硬泡,最终请到了4天假,“坐火车来回要两天时间,还剩两天,认真学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了。”

来到芜湖,徐雪葵才发现工艺美术厂已经倒闭,厂里那些技术好的师傅早已散落各处,自谋生路。在厂门前转悠了两个小时,附近一位居民给他指了指路:去附近卖工艺美术品的商业街看看,那里会有一些不错的旅游商品。“见不到老师傅当面请教,看看他们的作品也是不亏的。”徐雪葵转头来到商业街,一个铺面一

个铺面的慢慢逛起来,遇到喜欢的作品就干脆坐下来认真揣摩、剪、敲、砸、焊、磨……每个步骤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,整整两天时间,他都泡在这里,边看边想边学,遇到想不明白的地方,就拿出本子和笔记下来,准备回来后细细推敲。“比如要创作一幅梅花图,怎样将梅花的花朵与花杆进行连接,这种细节的操作,芜湖铁画就完成得很好。作品出来后,看起来非常细腻,传神。”

芜湖之行让徐雪葵眼界大开,回来后,他的作品类型得到进一步扩大,人物、风景、花草、动物,都开始涉猎。多年下来,他创作的作品已有两百余幅,往往一件作品从构思到完成,少则十天半个月,多则长达数月。这其中耗时最久的是一幅长200厘米,宽90厘米,名为“迎客松”的作品。这幅作品以松树为主体,黄山为背景,每一根松针都是用剪刀将铁板依据实际的样子剪下来后,再一一焊接好。为了让松针看起来丰满,有厚重感,最厚的位置,徐雪葵整整用了9层松针,而为了确保材质不生锈,一般要刷5-6层油漆。“还是有点遗憾,可以做得更精巧一些。”在他看来,艺术创作原本就是件充满遗憾的事情,所以才不断追求完善,追求至善至美。

### 传承

手艺恐将后继无人

头顶的LED灯发出冷白色的光亮,徐雪葵坐在工作室的办公桌前,右手握着铅笔后端,左手压住桌上的A3纸,闭目回想了会儿,猛然睁开双眼,旋即铅笔在白纸上迅速滑动着,摩擦出的“沙沙”声打破了空气中持续多时的安静。嘴巴、头、眼睛、翅膀、尾巴……待画完这些时,一只目光凌厉、栩栩如生的老鹰跃然纸上。将画作拿在手中小心翼翼地一修改,这才停下手来。此外,窗外的天空也已经泛起鱼肚白。

楼下房东养的那几只公鸡此起彼伏的打鸣声传了过来,徐雪葵看着窗外,“哟,就天亮了啊。”他活动了一下略显紧绷的双手,站起来伸了个懒腰,转身踱步到厨房,从一堆钢板中抽出最上面的一张。纸上的雄鹰,要用油彩笔在钢板上勾勒出外形后,才能进入下料、砸制的环节。0.7毫米的钢板厚度,是他经过多年实践后,摸索出的最适合制作铁画的钢材厚度。通过铁锤、凿子、钳子、锉刀等工具,将材料敲砸成各种凹凸面和线条,再经过镂空、焊接、打磨、抛光、上色、防锈防腐等一系列工序处理,才能最终将设计

的作品展现出来。

200来平方米的工作室内,散放着5个材质各异的工作台,徐雪葵最常用的,是办公室那张大书桌和操作间的那个大树墩。4年前,徐雪葵从所在的企业下岗后,到位于响田大桥下的一栋民宅处租了一层楼作为工作室,开始专心创作铁画,同时,也开始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。

在5个徒弟中,“90后”的小赵是年纪最小的一个,却是辈分最大的“大徒弟”,自2018年至今,已跟随徐雪葵学习了3年的铁画。与其他几个徒弟比起来,从小学习剪纸技艺的小赵不论是美术功底还是动手能力,都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。“铁画这门技艺,光会画画不行,光会动手也不行,必须两者结合起来,缺一不可。”徐雪葵说,即便如此,小赵目前在创作时,仍然会有一些失误。作为株洲地区仅有的铁画手艺人,徐雪葵和他的作品填补了株洲乃至湖南在铁画技艺上的空白,但由于年青一代对手艺类的工作感兴趣者并不多,因此后继无人则恐怕将成为他最大的遗憾。他说:“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宣传,让更多人知道铁画,了解铁画,并爱上铁画。”

碑刻里的株洲

## 杨泗庙重修碑,见证百年前的湘江特大洪灾

郭亮

株洲湘江天元大桥河西段沿江一线,周边高楼鳞次栉比,各色商铺沿街铺开,车水马龙,繁华热闹。在河西大开发之前,这里属于园艺场张家园,湘江地段有寺庙一所,名杨泗庙,祀民间传说中的水神杨泗将军。据老人言,此庙除祀杨泗将军外,并为周边乡民存放龙舟之所,以便每年端午祭祀、比赛之用。

遗憾的是,由于史料匮乏,我们并不知晓杨泗庙废于何时。倒是在修天元大桥之前,周边住户搬迁之后,在残垣断壁间发现了一块已断裂成三截的石碑,石碑系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所立,为重修杨泗庙后的捐项功德并收支公开,不但叙重修杨泗庙之缘起,更重要的是,碑中还记述了百年前湘江流域那场罕见的大洪灾。

### 杨泗将军是谁

“自建庙以来,百余年来……”碑文开篇明义,此杨泗庙至少在重修前的百余年前便已立起,大抵清乾隆年间便已有庙立于湘江西岸的这片土地。庙中所祀,乃是民间传说中的水神杨泗将军,只是,杨泗将军究竟是何方尊神,民间一直众说纷纭,难有定论。

一说杨泗系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么,在义军首领中排行第四,起义失败以后,老百姓立祠供奉,但为了避免统治者的禁止和降罪,故隐其名,只称杨四将军或者杨泗将军。

另一说杨泗系宋时长沙人,传说一条孽龙来到浔龙河(主要流经今长沙县果园镇辖区)兴风作浪,住在河边的杨泗决心除掉这条孽龙,遂赴南岳烟霞洞,拜师习武,师傅教会杨泗一套上天入水、隐身遁迹的法术,还赐他一匹红鬃马和一把七星宝剑。后历经周折,杨泗终于把孽龙除掉,孽龙除后,杨泗却逃走高飞,再也没回来,百姓都说他成了神,于是立庙以祀。又说杨泗除孽龙时年仅7岁,故庙中所祀杨泗神像为衣甲戴冠的孩童神像。

另有一说,杨泗即南宋抗金名将杨再兴,此说主要流传于湖北、四川一带,考光绪版《叙州府志》,有“紫云宫,即王爷庙,又名杨四将军庙,考《洪志》,神姓杨名再兴,宋岳武穆王部将也”之记载。

不管杨泗将军成神前是何人,杨泗属保船户平安之神神当是确凿无疑,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中亦有“(洞庭湖区)各船户最信奉杨泗将军,公立庙,各船开到,例必至庙敬之”的记载,想来株洲地区所立杨泗庙亦洞庭湖区区域风俗演变而来。只是,随着陆运和空运的发达,水运已经极度衰落,更因为科技的进步,人们可以更好地抵御风浪,以往大江大河附近常见的杨泗庙大多已经倾颓或消失,祭祀盛况更是不复从前,如若不是拆迁翻出这块断成三截的石碑,现在徜徉于天元大桥河西段沿江一线的行人,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,若干年前,这里还立过一座神庙。

### 见证百年前的湘江洪灾

按碑文所记,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四月初六,湘江发大水,“河溢荡荡,怀山襄陵”,杨泗庙在此次洪水中冲毁。据《株洲洪水编年史》一文记载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一月开始,株洲大雨不止,三、四月雨势更猛,长沙附近一带方圆百里,一片汪洋,衡、永、长、常四府之交死者三四十万人,受灾三四十万人,为湖南200余年所未有的洪灾。株洲境内湘江水位高达44.23米,为湘江株洲段200余年所未有……所指即为此次大洪水。

此间还有个“插曲”,据《湖南近150年大事记》载,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,衡、永一带灾民前往湖北通城县署请求赈济,知县污指灾民为“小刀会”,开枪打死五人。湖南灾民,何以要去湖北的县署请求赈济?只有一种可能,洪水太大,受灾严重,本土救济途径已然失效,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他地求助。

尽管通城县署外的那场风波很快平息,但这场特大洪水引发的连锁反应并未消散,是年粮食歉收,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,饥民载道,在同盟会和地方会党的策动下,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萍浏醴起义。当然,这都是后话,让我们继续把话题转到被洪水冲垮的杨泗庙上来。

### 丰富的清末乡民生活细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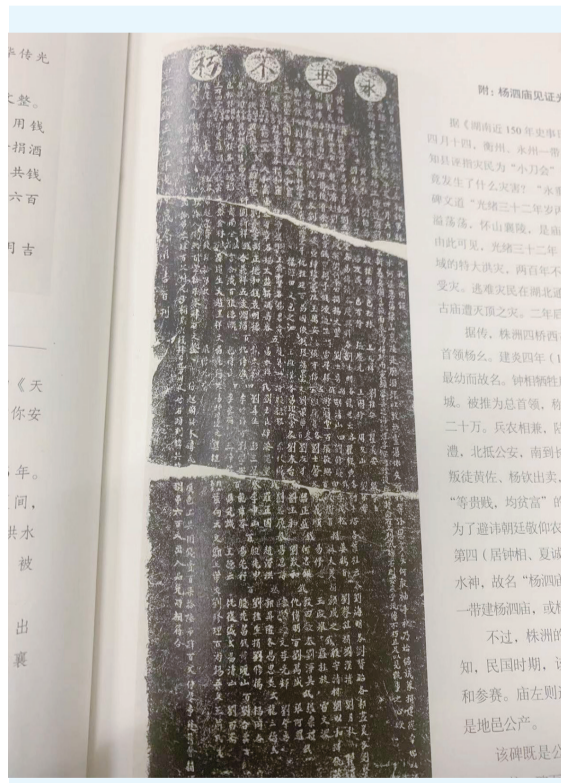
庙被洪水冲毁,自有乡人倡议募捐重修,用碑文上的话来说,是“我等沐恩多矣,何敢袖手?”

当年秋后,以黄云桂、刘见美、刘华文、易友盛等十六人为纠首,倡议捐资重修杨泗庙,“捐者云集”,鸠工庀材之类,自不须提,当年冬日动工,越冬乃成,“庙殿堂新甚矣”。

如此“庙集腋而裘成,神得所而灵显”之盛况,自然要将捐资者名录刻碑留存,以不没其善行。在介绍重修杨泗庙之缘起后,碑文之后并附捐资者名录,十六名列首之外,尚有百余善士名录,诸多生活细节,亦在这份名录里露出端倪。

善士名录中,除个人名姓之外,亦有以商业经营场所名登记的,如某某堂、某某斋之类,这对研究清末民初株洲镇之商业历史无疑是极重要的一手资料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堂、斋之外,亦有合和堂、祥和堂、人和堂之类以“堂”字附尾的商业主体,显是烧制陶瓷之所,其时醴陵的“湖南官立瓷业学堂”才将成立不过两三年,醴陵瓷业迎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,产业并辐射到附近的株洲镇。

除了列有捐资名录,碑文还附有开销名录,大头是人工材料费,共计一百七十六吊四百文,占入账金额二百一十吊四百文的八成还多;次则法事并酒席,共钱二十吊四百文,约占了总金额的近10%,想来当日的席面还是很热闹的;余则灰沙补底的小工,钱四吊二百三十文,大抵类同今日的地面凿平吧,想来,那时这项工程是不纳入修庙的人工材料费之中的,算是装修吧;最后则是给刻碑人的劳务费用,包工包料,共八吊六百文。四项支出相加,恰好与捐资总额相符。



杨泗庙重修碑碑文拓本(鲁新民 拓印)

碑名:杨泗庙重修碑  
材质:大理石  
规制:长152厘米,宽55厘米  
年代:清  
现状:藏株洲市博物馆